



和父亲在一起的童年时光

刘莹莹

几年前，我在上海遇见美国底特律儿童合唱团创始人卡罗尔。在一个合唱节上，卡罗尔听到了由我的父亲刘炽作曲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她觉得这首歌特别美，问我要了谱子，希望儿童合唱团能够演唱它。音乐的感染力多么奇妙啊，它能跨越时间和国界，当所有大人和孩子唱起这首歌，都仿佛回到“飘荡在水中”的美妙童年。

想起童年，我就会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。他给我起的名字是莹莹。他说：“爸爸的名字是‘炽热’的‘炽’，是大火。你是爸爸身后的一小火，就叫你‘萤火虫’的‘萤’吧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我们全家来到辽宁盘锦的向阳农场三道大队。虽然条件艰苦，父亲还是开始了对我的音乐教育。他教我读五线谱，听歌剧和室内乐，用《我的祖国》和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做例子，给我讲解大小调的不同，教我站在板凳上指挥唱片里的交响乐，要求我在土坑上每天练钢琴。他跟我讲起去东欧访问时听到的音乐、看到的文化，讲起它们对自己的影响。父亲说：“音乐是灵魂的语言，一定要认真学习。不能做井底之蛙，不能画地为牢，要多学习各个国家的音乐和文化。”我想，这就是他一直热心搜集各种唱片，整理、研究国内外民歌和戏曲，结交各国朋友，不断学习，给自己“补课”的原因吧。

父亲常常提起50年代在北京的生活，他会带着哥哥姐姐去北海划船，吃酸奶。我看到他们在船上的照片，很开心、很幸福，也很羡慕哥哥姐姐们。每次讲这些故事的时候，父亲都会流露出神奇的表情，好像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问父亲：“你不是很怕水吗？怎么会去划船，写出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这样的歌呢？”我之所以这样问，是因为夏天父亲只会站在村里水泡子边上看我学游泳，走到水没过膝盖，父亲就感觉头晕，再也不肯往深里走了。

父亲笑着说：“那是被逼无奈啊！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严恭导演拍彩色故事片《祖国的花朵》，请我为电影作曲。剧组体验生活，我跟孩子们一起到颐和园昆明湖划船，我得把乔羽词里的美妙感觉用音乐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啊！”

在回忆录《灵魂的旋律：我的父亲刘炽》中，我这样描述：“孩子们在叫，爸爸硬着头皮上了船。一开始还紧紧地

把着船舷，但是看着孩子们活泼天真，毫无惧怕地荡起双桨，嬉笑玩乐，他的童心立刻被唤起，完全忘记了心里的嘀咕，一起跟他们打起了水仗。比赛谁划得最快。他把自己带的笛子拿出来开始即兴吹了起来，那笛声在空旷的昆明湖上回响着……那犀牛望月的铜牛映入眼帘，这时候爸爸突然脑海里涌出那清澈的旋律——‘快靠岸，快把船靠岸！’他急呼出来。‘怎么了，刘炽叔叔？’‘我的旋律出来了，我得赶紧把它记下来！’‘刘炽叔叔来神了，赶紧靠岸，他得写下来，不然神儿就跑了！’——这首陪伴一代代中国孩子长大的歌就这样诞生了。

父亲的音乐和他在我心中播下的好奇与探索的种子生根发芽，带我走向世界。我在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在美国大学教授音乐，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旅程。我常常和各国音乐家在欧洲演奏演唱，与热爱大自然的丈夫一起旅行。我们在阿拉斯加看到了冰山的壮美，在墨西哥听到了鲸鱼的鸣唱，在非洲近距离观察了大象、犀牛和狮子。在这些旅行中，我被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美震撼，也痛心于生态环境的恶化，冰山在快速融化，大量野生动物被捕杀，蜜蜂、蝴蝶等昆虫在迅速减少，2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威胁。这些，都令我深思。

回想成长过程，父亲的音乐启蒙令我受益匪浅。我自问：如何才能发挥音乐艺术的感染力，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热爱大自然的种子？2016年，我创建了环保教育基金会，探索生物多样性教育的重要性，并通过美育调动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，引导孩子们关爱野生动物，保护生态环境，帮助他们成长为身心健康、对未来富有责任心的人。

我创作的歌曲《灵感》，正是以亚马孙雨林和栖息于此的野生动植物为主题。雨林是氧气的重要来源，保护它们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。我用空灵的声音演唱，配乐丰富的古典音律，并融入南美洲的音乐元素和美洲虎、鸟类等来自亚马孙雨林的声音，合奏出一曲悦耳多变的大自然交响乐。

至今，我们已与200多所学校合作，得到全球130多位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支持，我们制作的环保音乐视频和故事图画书打动了许多孩子和家长，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热爱自然的种子。

我希望，音乐艺术能启迪孩子们聆



刘炽（左一）在船上吹笛。
刘莹莹供图



听大自然的
交响乐，聆听鸟儿
的歌唱、蜜蜂的嗡嗡、鲸鱼
的低吟。他们既能无忧无虑地“荡
起双桨”，幸福地“飘荡在水中”，又能
“遥望星空，看见青山，闻到花香”。

（刘炽，作曲家，代表作包括歌曲《我的祖国》《英雄赞歌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组歌《祖国颂》和歌剧《阿诗玛》等。作者为刘炽之女、音乐家）



奇幻剧《海底两万里》剧照。
黄廷匡摄



“掌上乾坤——阅读里的时代记忆”展出的世界童话连环画。
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供图



本版责编
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
电子信箱
rmrbgjfk@peopledaily.cn
版式设计
蔡华伟

文字的力量

徐 馨



兰亭茶亭

“我的朋友，您在走之先，不妨把您的那对烛台拿去。”当落魄的冉阿让被巡警扭送回卡福汝主教家时，卡福汝对冉阿让微笑着说。冉阿让，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刑5年，最终受到19年牢狱之灾的可怜人，出狱后无家可归，被卡福汝收留了一晚。而他在第二天醒来后，偷走了老人的银器和银盘。中学时的我初读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尚不懂何为宽恕与救赎，心却被狠狠撞了一下。

“回望地坛，回望它的安静，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，重新铺开一张纸吧。写，真是个好办法，油然地通向着安静。”史铁生在《想念地坛》中的独白，也让彼时的我感受到沉静力量的重量。文字无关中外，启蒙了成长中的少年。

“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”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”……上学路上，爸爸像喂小鸟一样，把句子喂给自行车后座上的稚子。黄口小雀不解其中意趣，但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音韵之美，咿呀跟读。文字穿越古今，连接起21世纪的小学生和东坡大人、滁州太守。如语文教育家于漪所说，孩子借由古诗文建立起与母语的“骨肉亲情”。

文字的力量不止于此。从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金文，到古埃及金字塔墙上的圣书字，文字是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。从德国小城维滕贝格依然可见的马丁·路德名句“这就是我的立场”，到镌刻在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古老箴言“认识你自己”，文字还是思想的载体、智慧的使者。

更多时候，我们借由文字打破时空局限，超越日常琐碎，与天地精神往来，与千万颗心灵同频共振——

通过文字，我们与古人心心相印。“奉橘三百枚。霜未降，未可多得。”十二字的《奉橘帖》，让你我一窥书圣王羲之的惜物之心与待友之情，不禁莞尔。“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”，心生贪恋之时，

想起他在《兰亭集序》中写下的这8个大字，提醒自己随顺因缘。“彼气有七，吾气有一，以一敌七，吾何患焉！”文天祥狱中三年作《正气歌》一首，浩然之气是我们华夏子孙的追求。

通过文字，我们邂逅精神上的知己。1774年秋，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在德国莱比锡书展亮相，歌德的名字旋即如雷皆知，“维特热”更在年轻人中间掀起，主人公的服饰和生活习惯都被广为模仿。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，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，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。”1919年，黑塞在《德米安》中这样写道。这是一部描写少年灵魂成长与自我觉醒的小说，此时你渴望自我探索的心灵，也定能从中获得共鸣。

文字的价值不止于此。

对有的人来说，文字是此生知行合一的结晶。然后，如一棵树在风中轻轻摇动另一棵树，他们用生活淬炼出的文字滋养着新一代的人。叶嘉莹先生爱莲，她笔下“花开莲现落莲成”“莲华凋处孕莲蓬”，都是自己一生的写照。她把美好的诗词留给年轻人，“只要有一个莲子发芽长叶，我就没有白白劳苦。”用一生追随契诃夫的童道明先生说，通过写作将契诃夫带来的感动传递给别人，是自己的快乐。还记得最后一次去先生家取手稿，看到绿格子稿纸的第一行赫然写着：契诃夫的善良。“这是契诃夫最有魅力的地方。没有那种善良，他不可能写出那些撼动人心的作品。”童道明先生以他特有的缓慢轻柔的语调说。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？

文字，还承载着一个乃至一代人在黑暗中对明天的信仰。“朋友，我相信，到那时，到处都是活活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……”“这时，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，而生育我们的母亲，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，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。”1935年5月，方志敏在狱中提笔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。90年后的今天，革命先烈的心愿实现了。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呢？你曾在文字的世界中邂逅了谁，收获了什么？你那闪亮的眼眸正望向何处？你又将为自己、为世界创造出怎样的人生？愿你走出自己的路，书写出新的生命的篇章。

田晓威 查文渊

共赴海底奇幻之旅

法国作家儒勒·凡尔纳的小说《海底两万里》对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，在70后和80后的童年记忆里，它是一本浪漫的睡前读物，为我们第一次推开科幻的大门。

这本书讲述了鹦鹉螺号潜艇在海底的神秘探险历程，展现了海底世界的奇幻景象与科技幻想，成为19世纪科幻文学的里程碑。

第一次翻开《海底两万里》，犹如打开一座诱人的海底宝库。那时的我们整日幻想着鹦鹉螺号究竟长什么样，还和朋友们互相攀比：“我才是真正的尼摩船长！”时光匆匆，一名80后的演员朋友已是一个小学男孩的父亲，他喜欢给孩子读《海底两万里》，孩子的小名也叫“尼摩”。他自己虽然没有成为尼摩船长，却成了尼摩船长的父亲！

这是我们与《海底两万里》的羁绊与记忆。这部小说跨越文化与时空，连通人们内心深处对幻想、自由和冒险的共同渴望。《海底两万里》的环球阅读之旅，是带领一代代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面对浩瀚无垠的海洋展开畅想的旅程。

1869年至1870年，《海底两万里》连载于法国《教育与娱乐杂志》，1902年被译介到中国；2015年，法语奇幻剧《海底两万里》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演，一演近10年；2025年，中法共创奇幻剧《海底两万里》正在国内巡演。当一部成熟的法国剧目来到中国舞台，我们如何让它真正走进观众心里？

黑光剧场，是我们做出的尝试。舞台以黑暗为画布，以光线为画笔，让灵动的戏偶成为拼图的碎片。当水母在漆黑中翩然起舞，当鱼群在暗处悠悠游过，观众用想象力补全海洋图景。这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“留白”理念不谋而合，在虚实相生间创造无限审美可能。

为此，我们的演员既要演绎人类角色，又要穿着特制的全黑薄纱衣，在暗处操控戏偶。灯光设计师重新改造了常规灯具，通过精确的光墙构建，既隐藏了演员的存在，又让戏偶在黑暗中焕发光彩。

本土化，是创作改编的重中之重。

我们要让作品真正融入本土观众的审美和情感世界，既保留原作精髓，又赋予它新的文化灵魂。

首先摆在面前的，是语言的本土化。这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，更是文化的转译。例如第八幕中，3名船员在漫长的深海航行中唱起怀念陆地的歌谣。原版是一首充满海洋文明气息的水手之歌，豪迈奔放：“有朝一日我会找到我的爱人，我的浮标；杀死鲸鱼，我要出海！”而中文版则改编为：“一个人的征途，无复伤往昔，一个人的归途，究竟何处去，岁月轻似一场梦，功名富贵转头空，无处归兮无奈何。”

这段歌词不仅对仗押韵，更蕴含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——关于“梦”“空”“归去来兮”的哲思，透露出东方式的乡愁与人生况味。中国观众能迅速捕捉到这种情感共鸣，因为它根植于我们的文化记忆。

其次，是视觉的本土化。服装是角色的第二层皮肤，设计师大可重新设计了3名船员的造型，既符合国际化的舞台审美，又融入了中国美学的细节。共创版还加入了新偶，设计师刘凯茵借鉴《山海经》中的形象，创造出条形似龙的蛇鱼，让神秘的海洋生态更贴近中国观众的想象空间。

第三，是情感的本土化。法国演员的表演珠玉在前，我们希望中国演员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重新塑造角色。例如奈德在法语版中是一个勇猛粗犷的水手，在共创版中，他穿上中国渔民的服装，慢慢有了中国“游侠”的气质。我们还在他的台词中加入民间歇后语——这些来自中国江湖的生存智慧，既增添趣味性，也让角色更接地气。

真正美的、令人愉悦的事物，都是相通的。当我们走进剧场，观看这部奇幻戏剧，会发现一场海底探险的美梦轻轻萦绕身边。正如剧中台词：“在这里，人不再会感到孤单，因为这片海是活着的；孕育在它的怀抱中，你时刻都会感受到周围生命的涌动。在这里——我们是自由的！”

（田晓威为《海底两万里》中方编剧，查文渊为本剧中方导演）

在小人书中读大世界

刘妍汐

小人书，又称连环画，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。它以图文交织的形式浓缩经典作品，串联古今智慧，也成为连接中外的文化纽带。今年4月，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“掌上乾坤——阅读里的时代记忆”连环画展开幕，展厅内外流淌着跨越代际的文化暖流：小女孩缠着父亲，要他讲《安徒生童话》里的故事；老爷爷指着《岳飞出世》笑意盈盈，回忆起他小时候看过的书。

这一天，小人书摊前照例“座无虚席”，三两个没找到板凳的小男孩探着脑袋，与前排的小伙伴们翻看同一本书。旁边展墙上，贺友直先生笔下上海老城“街衢弄巷、纵横交错”的旧日烟火，正透过时光的雕花窗棂袅袅升腾。一整个下午，孩子们翻阅着一本本泛黄的小人书，从《封神榜》里的神魔大战，读到《辛伯达航海》里的航海历险——这幅画面似乎跨越70多年，与法国摄影师布列松镜头里读着小人书的上海儿童悄然重叠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连环画红遍大街小巷，也迈步走向世界。刘继卣创作的彩色连环画《武松打虎》先后获1955年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美术作品奖、1956年莱比锡图书展览会金奖，刘继卣成为新中国首个在国外获奖的连环画家。他通过线描精准刻画角色的躯体动态与肌肉张力，将武松的矫健身姿与猛兽的凶悍之势定格于方寸之间。刘继卣

所绘的《鸡毛信》也是新中国最早用外文出版的连环画。

1988年，贺友直受邀前往法国，在昂古莱姆市举办个人连环画展。在法国浓郁多元的艺术氛围中，贺友直用细腻且富有生活气息的线条，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中国故事场景，如同一阵清风，徐徐拂过西方艺术爱好者的心田：无论是《山乡巨变》中江南农村的蓬勃生机，还是《白光》里对旧社会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，每幅画都氤氲着东方的烟火气。这些作品吸引了当地观众，在昂古莱姆市乃至整个法国掀起中国连环画热。

时移易易，科技浪潮裹挟着视听媒介奔涌而至，在大众文化的舞台上，连环画从未离场。2013年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《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》再版。这套丛书从1984年选题提出至1988年完成出版，历时5年，汇集莎士比亚、雨果等60位文学巨匠的77部经典之作，凝结当时国内一大批著名连环画艺术家的呕心。画家们以灵动的笔触解构《巴黎圣母院》的钟楼阴影，用细腻的线条勾勒《红与黑》的阶层褶皱，让《神曲》的地狱、炼狱、天堂化作可触摸的画面肌理，为一代代大小读者搭建跨越语种的精神桥梁。曹禹在丛书序中写道：“求知总是从简易、从形象、从兴趣起。看图识字是个好方法，看图认识世界文学，也是一条途径。”

中国连环画的出海故事，也翻开新

的一页。2015年，法国FEI出版社推出法文版连环画《红楼梦》，自此集齐了法文版连环画中国四大名著。其中，《西游记》被《费加罗报》评为2014年度经典好书。法国著名漫画评论家劳伦·梅利强说，翻阅《水浒传》感觉就像“在11世纪末的宋朝漫步”。今年3月的伦敦书展上，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中国彩色连环画精品展，展出我国连环画大家王叔晖、刘继卣、卜孝怀的《西厢记》《杨门女将》《闹天宫》《燕青打擂》等作品，并举办艺术讲座、版权输出签约仪式等交流活动。中英对照版《画里话外三生缘——戴敦邦绘〈白蛇传〉新篇》同期惊艳亮相，56幅水墨连环画如一幅展开的江南风景长卷，讲述着《白蛇传》流传数百年的动人故事。

小小一册连环画，曾在石库门的老虎窗下记录弄堂春秋，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新华书店见证新的文学梦想，如今又以数字复刻、国际译介的形式站上文明对话的舞台。被反复摩挲的书页间藏着老茶馆的市井烟火，也闪耀着文明互鉴的精神星光——这或许就是连环画的生命力：它是生长在文化根脉上的艺术藤蔓，既能在岁月深处结出民族文化的硕果，又能在世界文明的枝头绽放新的繁花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）